

從歷史看現實： 對美蘇冷戰起源的再思考

沈志華

自中美貿易摩擦以來，短短兩三年，兩國關係一落千丈，跌至1972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最低谷，目前已處於極度緊張狀態。如何理解這突如其來、翻雲覆雨的國際變局？中美關係因何急劇惡化？「冷戰」是否會重新出現？歷史是一面鏡子，了解冷戰的歷史，尤其是美蘇冷戰起源的歷史，對於人們觀察現實無疑是有所裨益的。不過在我看來，歷史學家只是做鏡子的，不是照鏡子的，歷史學家的責任主要是還原歷史真相，把過去發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弄清楚。而照鏡子的是現實決策的領導者和參與者，以及研究現實問題的學者和智囊。歷史研究不能替代現實決策，但了解歷史可以為決策者提供一個觀察現實問題的視角和借鑒。

一 新冷戰？

首先要說明一點，我不贊同中美在重演美蘇冷戰意義上的所謂「新冷戰」的說法。當前的中美關係與戰後的美蘇關係雖說有很多相似之處，但區別也是很明顯的，主要有兩點：

第一，冷戰形成中的美蘇是完全異質的兩個國家，共產主義要消滅資本主義，資本主義要消滅共產主義，它們之間是一種「你死我活，有你無我」的關係。而現在中美之間在這方面的界限模糊了很多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，早已擺脫了蘇聯模式，儘管還不能稱之為完全的市場經濟，但確實正在走向市場經濟，開始融為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。從經濟層面講，如今中美之間是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」的關係，這與當年美蘇關係是有重要區別的，會表現出不同的過程、狀態甚至結果。

第二，冷戰的最大特徵之一是美蘇之間的對抗改變了世界格局——從戰前的均勢格局改變為戰後的兩極格局。美蘇對抗不僅是兩國關係、更主要的

是兩個陣營（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）或政治軍事集團的對抗。如今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，而美國雖仍有很多盟國，但是這些盟國與美國在對華政策上並不一致，更沒有形成針對中國的戰略同盟。也就是說，現在的中美衝突還只是兩國之間的事情，這對未來的世界格局會有怎麼樣的影響尚待觀察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形成新的兩極格局可能性不大。

所以，用簡單套用歷史概念的「新冷戰」來表述當今中美關係是不合適的。照我的理解，其實人們關注的主要是中美關係為何會陷入低谷和對抗、是否會重蹈歷史覆轍，以及未來的走向又將如何。因此，如果要借鑒歷史的經驗，這裏要討論的重點在於為甚麼戰後美蘇會從合作走向冷戰、斯大林是如何掉進「修昔底德陷阱」（Thucydides' Trap）的、歷史的拐點到底在哪裏，以及這段歷史對當下中國處理與美國的關係有甚麼借鑒意義。

二 美蘇冷戰的起源

關於冷戰的起源問題，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，出現了各種派別。我個人認為，冷戰的強勢和主動一方是美國，冷戰格局形成的主要驅動力也在美國。道理很簡單，當時美蘇實力相差太大：從軍事上講，美國有原子彈，蘇聯沒有；美國有航空母艦，蘇聯沒有；美國有戰略空軍，蘇聯也沒有。從經濟上講，全世界黃金儲備的百分之七十都在美國，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（GDP）是蘇聯的四倍到五倍。所以蘇聯要挑戰美國，首先在邏輯上就說不通。事實也是如此：戰後初期蘇聯的思維和行為儘管舛誤不斷，但沒有一點是直接傷害美國利益、挑戰美國權威的。美蘇隔洋相望，本來沒有地緣政治的交集，後來發生衝突，是因為美元和美軍到了歐洲，而不是相反。

那麼，戰後美國為甚麼非要認定蘇聯是敵人呢？很多學者認為，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、法西斯滅亡，美蘇共同的敵人不存在了，所以同盟必然分裂。這個說法也不合邏輯。共同敵人是否存在，並不決定一個國際同盟的存亡。比如，冷戰結束了，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都不存在了，以美國為首的同盟組織不僅沒有分裂，反而加強了。實際上，戰後美國對蘇遏制戰略的產生，關鍵在於美國國內政治和對蘇認知發生了改變。

戰爭期間，美蘇之間緊密合作，這表現在軍事（歐洲第二戰場開闢和蘇聯對日作戰）、外交（三次首腦會議和多次外長會議）、經濟（美國對蘇聯的「無條件」租借援助）各個方面。關於戰後的世界秩序安排，羅斯福（Franklin D. Roosevelt）和斯大林也達成了共識，即從「四大警察」到五個常任理事國，通過聯合國機制實行「大國一致」的原則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實現美蘇共治。為此，美國在地緣政治上滿足了蘇聯的安全要求——波羅的海出海口、波蘭、德國、巴爾幹以及太平洋出海口等，在經濟上滿足了蘇聯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（Bretton

